

明星工作室系列报道 ⑥

将工作室一搁三年的电影导演郑大圣：

在自己的水土里享受自在



■ 影视导演郑大圣



■ 《村戏》里没有一个职业演员

工作室搁着——
还没找到掌柜的

郑大圣已想不起工作室具体是何时成立的，“2013年至2014年之间吧！”当时，他在车墩拍戏，松江有减免税的政策，“于是我想，那就登记一个吧！”

郑大圣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我是一个只能做导演的人，而全世界的导演都想找到一个适合做搭档的制片人。很多时候制片人只能合作一时，最终都会彼此开撕……”加之，工作室要是运营起来，难免会被诉诸商业追求，“所以也就只能等找到掌柜的再说。”

艺术片拍着——
不想被商业“变形”

因为“不想被商业变形”，所以郑大圣主动选择了低制作成本的影片，以“换取创作上的自由”。当然，全世界的艺术电影、独立制片面临的都是这种状况。“我不要很贵的面孔，只要合适的演员。”当他向上影提出拍摄《村戏》的三个要求时，很快就得到了允诺。这三个条件分别是——一是不要职业演员，因为“没有一位职业演员能够演好30多年前的农民。”二是要用河北山西交界处的方言。三是全片黑白。因为该片呈现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的真实模样，与当前大部分炫目的大片，是两极。

郑大圣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是因为“这是一个35年前，中国北方农村里发生的关于农民终于拥有自己土地的悲欢故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它造就了我们的今

天”。为了真实再现，他和上影的制片人跑了当地8个山西梆子剧团，选择了其中一个巡演村头的、有35个演员的民营戏班，就在他们生活的村落里拍戏。他们间都是熟人、师兄弟，周遭的村民也都是亲朋好友。拍戏时还住在自己的家里，而主场景就在隔壁……“人只有在自己的水土里，才是自己。”郑大圣不需要他们“演”戏。

在这样的环境里，152人的剧组成员分住在40多户农家。制片人在

好生态就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与先前聚焦过的那些明星演员不同，导演郑大圣对于自己工作室的态度近乎随遇而安。有机会就注册一个，没机会就不启动运营。他和他投契的朋友们，其实都在拍有意思的、求艺术的电影——只是大部分艺术电影不被商业院线接纳，甚或只能“一日游”或“半日游”。

眼下，所有的院线，其实只是一个院线——靠商业大片挣钱的院线。偶尔，上海的衡山电影院、电影博物馆，北京的百老汇等才有艺术电影的立锥之地。而每年上海电影节上“最高冷”电影的门票总是率先被一抢而空的事实，则说明这座城市确实已具备了一批高素

质的电影观众。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才是好生态。郑大圣认为“健全的生态一定是多元的。”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电影类型，也适用于工作室的创建运营——每一位艺术家都应该以适应自身特质，且顺应日渐分化的观众需求的道路发展。 朱光

纯文学围着——
这是佳片的源泉

拍摄《村戏》，是郑大圣自己的

选择。近4年来，作家出版社一直找他合作，让他从该出版社的书目里选择值得拍成电影的作品，而他也十分认同这一思路：“全球电影七成题材来自小说，包括指环王、《哈利·波特》，”他幽了一默：“简直罄竹难书啊！”在拍摄了根据天津作家林希作品改编的《天津闲人》、根据茅盾处女作《蚀》等改编的5部影片之后，他瞄准了贾大山的《村戏》。

《村戏》原著，其实是速写式的

一个个小故事。郑大圣偶尔在出版社发现了此书：“真的在农村挣扎过的人写出来的，只有在底层经历过生死考验、忧患煎熬的人，才能写出那些贴肉、泣血的文字。”他觉得那是一个绝好的缩影：“那时，乡村已有土地承包，城市里开始有个体户。如今一切伟大的变革，几乎超越了几个世代的巨变，都源于贾大山笔下的农村。”“35年，不远也不近，很值得回望且诉说……”

首席记者 朱光

汾阳贾家庄将建贾樟柯艺术中心

让艺术“种子”从村庄里破土而出



■ 贾樟柯艺术中心外观效果图

本报讯(记者 张艺)近日，导演贾樟柯在他的故乡山西汾阳宣布，由他与汾阳贾家庄联合发起建造的贾樟柯艺术中心将在汾阳市贾家庄村兴建，预计2017年10月开馆。贾樟柯希望将此打造成中国最早建于村庄的现代艺术中心。

贾樟柯艺术中心将在建于二十世纪90年代的汾阳市贾家庄村恒鼎水泥厂原址改建。在保留原有建筑风格的同时，它将被改造为适合举办国际大型展览、品牌活动的艺术空间。根据构想，中心将集现当代艺术展览、公共图书馆、视听图书馆和种子影院、种子剧场于一体，同时以极具民俗文化特色的贾家庄村落为背景，

构成独特的空间群体。视听图书馆内收藏大量电影影像，公共图书馆则收藏艺术人文类图书，涵盖电影、美术、设计、音乐、舞蹈、建筑、历史、哲学等类别，充分满足参观者的观影需求和阅读需求。此外，艺术中心还将策划展览到大城市巡展。

贾樟柯艺术中心落户贾家庄村的最大动因，来自于贾樟柯“在村庄里建造一座现代艺术中心”的想法。老贾昨天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在中国中小城市，有大量艺术爱好者，但艺术活动及空间异常匮乏。“去年《山河故人》发行期间，我发现艺术电影的宣发活动很难进入三四线城市，因为发行公司认为，小城市没有这类发行

活动的需求。”贾樟柯认为：“文化资源不能总是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不单北京、上海应该有当代艺术中心，县城村落里也应该有。”

事实上，深圳、广州、成都等城市都曾向贾樟柯发出过建造艺术中心的邀请，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故乡汾阳。据了解，艺术中心占地约5000平米。中心里的种子影院和种子剧场是重要组成部分。“种子”一词取种子破土萌芽之意，“种子影院”英文名为Open Village，灵感源自艺术中心落户村庄的概念，以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罗西里尼的影片《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种子”一词取种子破土萌芽之意，贾樟柯希望，种子影院和种子剧场能够成为一粒从村庄里破土而出、生根发芽的文化种子，最终让“种子影院”的模式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除了惠及山西本地居民，贾樟柯还希望艺术中心能将影响力辐射至全国。